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八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奮鷹擊書生仗義

石火光中暫欠伸，百年飄忽類輕塵。富貴倘來宜任運，問人何事苦縈神。 矛頂利，劍頭珍，得來猶恐累吾身。自古聰明輸  
懵懂，半緣恥賤半憂貧。右調《鷓鴣天》

人世營求，無過富貴兩途。貴這一途，上等是讀書取科第。其外，以辛苦博來，是吏員承差之類；以錢財買來，是監生儒士之類。若貪緣作弊，就不免有禍。富這一途，守分是蠶桑耕織。其餘，在家安逸擢錢，是鋪行經營之類；在路跋涉擢錢，是商販趕趁之類。若飄洋走險，也不是萬全。至守貴必須奉公循法，勤慎謙恭。守富必須量入制出，小心勤儉。這等叫做須取順守，可以常保。若是不才小人，也不曉甚麼是名義，甚麼是法度。奴顏婢膝，蠅附狗偷，笑罵由人。只圖一時快意。騙得頂紗帽，不知是甚麼紗帽，便認作詐人椿兒。騙得幾個銅錢，不知是甚麼銅錢，便做出驕人模樣。平日於他有恩的，怕認了形他短處，置之不聞。平日於他有怨的，一遇著下石設阱，睚眦必報。

器小僅斗筲，毒甚似蜂蠆。惟逞一時心，不鑒前車敗。

忘卻自己出身，家裡僮僕，跟隨人役，一味暴戾克剝，似服事奔走，應得衣食養家不該的。不想錢財有命，借人虎威，逞己鼠腹，一味貪婪狡詐，似權勢再用不盡，天理竟可抹殺的。總之仗了個說不省、道不省黑肚皮，閃了付打不怕、罵不怕花臉嘴。也知道走得慢，須掉下個打破醋鉢兒的頭；走得快，添一頂壓折強脖項的帽。他說得一時，且快活一時。還曉得追給主，還好把傢伙什物來搪。進入官，須要將真金白銀來納。他說有一日且享用一日，直到惡貫滿盈，人怨天怒。那時：甕貯周興骨，車分商子屍，逆凶惟影響，人尚怨來遲。成化年間，有一個王臣，原不知姓甚麼，名甚麼。因十餘歲時，投了一個江南大家，姓王，從此叫做王勤。大凡大家，出於祖父以這枝筆取功名。子孫承他這些蔭藉，高堂大廈，衣輕食肥，美姬媚妾，這樣的十之七。出於祖父以這鋤頭柄博豪富，子孫承他這些基業，也良田腴地，豐衣足食，呼奴使婢，這樣的十之三。但貴的多半驕侈而少文，富的多半鄙吝而近樸。有那強俗脫子弟，畢竟結納些才人墨客，談詩論古，學文墨。收納些箴片陪堂，談琴格物，學清致。更尋幾個僧人妓女，探花問竹，學風流。出入小輿畫船，華衣麗服，僮僕俊僕，務求異人。只是驕侈鄙吝，這習氣斷斷除不盡的。若世家子弟，脫去驕侈，定是個手底來不得。財主人家，脫了這鄙吝，定是個不久。我道還是一竅不通，廣居厚積，所以常守貴也。一毛不拔，銀脂錢血，所以常守富也。

漢家侈金張，晉室稱王謝。鄙吝不消除，允哉賢子弟。

這王大戶，也是個學文墨，學清致，學風流的。見這王勤，人兒標緻，言語伶俐，舉動活變，就收在書房中。叫他烹茶洗硯，閒時叫他習字摹帖，服事書房往來朋友清客。到十四五，面首兒好，也充了嬖童之數。鮮衣潔食，主翁相待甚好。但只是主翁甚酷，他卻多情，甚好結客。主翁知道，打罵無所不至，他卻改不來。趁著人要拐他，他也拐人。遇棋客，要他教棋。遇琴客，要他教琴。寫的學他寫，畫的學他畫，唱的學他唱，識古董的，學他識古董。吃了主翁閒飯，又得閒工夫，仗著後庭，也弄有一身本事。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。

纖指調弦，潑墨成圖。養就凌霄，豈曰庸奴。

小人有了些伎倆，他躍躍自是，也有個不能安其身之意了，偏又湊出事來。江南娘娘們極脫灑，大家閨門整肅，內外懸絕的固多。好這等尋山問水，笑談玩耍，脫略繩墨的也有。王勤十四五小伙，人看他還是小。況且十來歲，就在內外跑動，出入也慣的。說他會得吹會得唱，還有一般幾個小似他，略會吹唱的，遇時節，常常叫進裡邊吹唱。

軟語能羶意，柔聲更心。碧簫輕弄處，應自有知音。

他是個聰明人兒，龐兒生得媚，袍仗兒也濟楚。又看慣了這些來往子弟舉止，站在人前，略弄目就有腔，低低眉就是態。吹唱到幽揚不盡處，真是新鶯雛燕，引得人心俱飛。所以每到承應，們得各位娘娘賞鑒，也多得各位娘娘賞賜。這其間無情有情，他也不免揣摩道，個娘娘似個喜我，個娘娘甚是愛我，動了一點邪心。

未必他心在，低徊我自猜。秦宮花裡活，帷薄每憐才。

不知這些大戶人家，倚著有兩分錢，沒個不畜妾置婢。但其中或苦乾大娘禁制的；或苦於同輩專寵的；或主人濃於書史，急於經營，昏於懷酌；或情分外寵，裡邊返不及；或質賦得柔薄，風月苦不勝；或年事高大，支給常不到。婢妾中常有虛設的。他在大家，衣豐食足，身閒心閒，春宵秋夜，那能不胡思亂想？不見可欲心不亂，看了這標緻後生，有釁可乘。怕事的還恐礙著人眼，顧著後來；好事的便百計千方，且圖目下。先是送目傳情，還貽書贈物，後來畢竟到逾牆穴壁。在男子中幾個魯男子，女人中幾個魯共姜？男求女難，女求男易。單相思也有成時，兩相思無所不就。

無花不來蝶，何蝶不尋花。香逐輕風遠，偏牽粉翅斜。

所以大家少置妾媵，不惟惜身；嚴整閨門，不惟存體。這王勤在家中，竟至與主人妾勾搭上了。

寂寞秦台上，時看赤鳳來。

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閨中原有一輩喜伺察的，好要尋人不是。又有一種臉兒強心兒癢，要做不做，人得頭籌，心裡也快快，忌人要害人的。況王勤還是小廝，輕浮不曉事，也不免露出些馬腳，早已為主翁知道了。這主翁卻也有主意，道這件事發不得，發出來關係家醜。捏做盜情，送到官府，他供出實情，也不像樣。只說他將書房中玩物，屢次盜出花費，不由分說，將來打一頓。身邊還帶著其妾與的香囊，穿著其妾的褲，主翁只做不見。將來鎖在一間冷房，吩咐不許與他飲食，待要餓死他。

曾得深閨著意憐，嬌聲巧笑共燈前。

尋香日作穿花蝶，吸露今為抱葉蟬。

王勤到那房裡，沒有桌凳牀鋪，不免地下坐臥。想道，這應是事發了。我是小廝，與人混賬，尚且吃打了幾次。今日是他妾，怎肯甘休，這死是大分了。卻喜這王勤平日做人，狡詐強狠，卻只凌虐同輩的。到主人用事的人，都肯奉承，揉著就倒，都肯傾身結識。所以有人照管他，打也不甚凶，飲食明絕，暗裡不絕。他又央個最厚的，裡邊求各位娘娘，外邊求這些平日與他有些賬的相公阿爹。不知他為的甚麼事，這些娘娘自避嫌不說，這些相公阿爹，不過平日把他做玩具而已，有甚情誼，肯為他貼面皮？過了幾日，主翁問餓得仔麼了，意思望他死。其妾的又要他走，弄個沒賊證，悄悄叫個心腹丫環紫荊，拿二兩銀子與他，道：「救你不得，與你盤纏。」關在房中，要甚盤纏，明是叫他走。王勤也省了，黑夜將房門挖去一塊板，伸出手來扭去鎖。自家家裡人，走自家家里路，人不驚、狗不吠。只有大門上鎖，他就在大門裡走了出去。

為攀上苑花，竟作喪家狗。

夤夜去投平日愛他這幾家宦家富室。不期這幾家已知他行徑，容留不惟體面有傷，抑且那家沒有姬妾，肯引狗入寨？都拒絕不留。飯也沒討一碗，他也甚恨這些人情薄。

朱門空遍謁，蹴斷履頭芒。誰作綈袍戀，徘徊落日黃。

無可奈何，只得買了牀被褥，在姑蘇沿途僱船，要尋個顯宦家躲雨。年紀兒青，到處有人搭伴。光得著，光人些；光不著，也被人光些。只是說起投靠，人兒聰俊，人也要他。但嫌他沒些根蒂，留在家中，住了一兩個月，偷了些物件逃去，何處找尋？沒個收留的。每日飯店安身。會得唱，跟人去趕唱；會得寫，也去與人抄書。看見人編頭修腳，也就買副傢伙編頭修腳。撞著風月人，也搭賣。嘴是糊得過，卻伯家中知風來緝捉。東飄西蕩，不敢停腳。

只羽白雲邊，翩翩影自憐。汀蘆棲不敢，幾欲落驚弦。

幸得主翁知他逃走，捉來必致彰揚，也只出兩張招紙，閤起。

他在南京飯店，看見個走方弄戲法的，好有擢錢，卻也就拜他為師。那人得個老婆，在河南山東混了兩年。王勤每自想，自己也是個百能百會人，怎做個方上終身？捉空把這人身邊積下幾兩銀子偷了，竟到北京。道大邦去處，還可以圖得出身。

燕台方下士，朽骨也千金。試策駕駘步，騰驤入上林。

他在禮部前，見人與人寫扇兒擢錢，他也去寫，不弱於人。又自己拿出一二兩銀子，買幾把扇子，自己寫畫了，逢廟市去賣，就與人寫。一日，逢玄武市。他向來帶中，這日要進內市，換了帽子，帶幾柄扇去賣。擺得下，早走過幾個中貴來。內中一個淡黃面皮，小小聲氣，穿著領翠藍半領直綴，月白貼裡，匾繖烏靴。拿起一把扇來瞧，是仿倪雲林筆意畫，一面草書。那中貴瞧了，道：「畫得冷淡。這鬼畫符，咱一字不認得。」撩下，又看一把，米顛山水，後邊鐘繇體。他道：「糊糊塗塗。甚麼黃兒，這字也軟，不中！」王勤便也知他意兒，道：「公公，有上好的，只要上樣價錢。」那中貴道：「只要中得咱意，不論錢。」王勤便拿起一把，用袖口揩淨遞上。卻是把青綠大山水亭台人物，背是姜立綱大字。才看，側邊一個中貴連聲喝采道：「熱鬧得好！字也方正得好！」一齊都贊。王勤又遞上一把宮式五色泥金花鳥，背後宋字《秋興》八首。那中貴又道：「細得好，字更端楷。」

濃注胭脂畫牡丹，青山疊疊綠波寒。

更教小閣雲煙裡，相對蒼蒼竹萬竿。

那中貴道：「要多錢？」王勤道：「這憑公公。」中貴道：「你的貨，還你說一說價。」王勤道：「公公只與扇子錢。字畫都是小人自己手出，孝順公公罷。」中貴道：「寫畫都是你寫的？好！有才學。如今兩殿中書，也只寫得一家，學一家畫。你怎這樣會得，你姓甚麼，在那兩住？」王勤道：「小人姓上名勤。」調個謊道：「隨父選官，父亡，流落京師。琴棋吹唱，無所不會。如今只住在東江米巷客店裡。」這中貴道：「我要畫一架屏風，你會麼？」王勤道：「畫得。」那中貴便拈一塊銀子，可有一兩，拿了兩把扇去。

悲鳴方在市，回盼得孫陽。

次日去畫，拿住了他生性，大紅大綠，畫得他中意。那中貴見他諸樣會得，又無家，自己在司禮監文書房，姓王名敬。就叫他在家出入，認作姪兒，其實是個毛實。又道「勤」字不好，這番才改作王臣。又薦到各相識處去寫畫，彈琴教棋，市上去陪走買古董。為他娶了一房妻小，竟在內監中做了個清客。

悄語深躬，不怕臉紅。狐骨鴿心，何地不容。

又撞著一個大中貴韋春公公，他通文墨，上位極喜的。上位喜的是書畫，他乘機把王臣書畫進獻。與他量在武英殿書畫局，列銜錦衣衛千戶，常托他在京收買古玩書畫。這廝本以人奴，一旦死裡逃生，得了個官，跟了兩個長班，叫爺，家裡叫奶奶。這便是平步登雲，落了好處了。

昔為騎從奴，今為馬上郎。大扇簇烏雲，殿閣從趨隨。

得兩個中貴做靠山，捱資序俸，可以升轉。他卻小器易盈，況且是個小人，在人前不過一味阿諛奉承。一日，韋公公說道：「今上位好書畫古玩，如今京師再尋不出。」他卻胡謔道：「這書玩，宋朝有個徽宗，極喜的。他遍天下搜訪極多，後來南渡，這些玩物都流落江南。所以如今江南大家都有，只除往那兩收買，有奇異的。」韋公公道：「前日皇上，也曾要刻絲觀音。那應天王巡撫上本不與，這恐要不來。」王臣道：「內面做事，外邊時時執拗。只除裡邊差一個人，自帶些銀子去收買，這有司須阻當不得。」這韋公公聽了他，在皇上御前奏了。就差他齎了二萬銀子出京，也吩咐他不要生事擾民，惹這些酸子言語。他卻志得意滿，那裡肯聽。用幾個走空光棍做書房，收了些無賴潑皮做人役，帶些清客陪堂，叫了兩隻座船。每只得他八十兩坐艙錢，容他夾帶私貨。打了個欵差金字牌，中書科不軒豁，倒打錦衣衛頭行。每船起夫五十名，沿途索要廩給口糧下程，一路折乾需索，好不騷擾。

鼓吹如虎嘯，邪訐是鯨鳴。一路脂膏罄，民悲官吏驚。

渡淮到了揚州，過江在鎮江，這是江南地方了。他就在公署坐下，錦衣衛官與撫按巡道相見，都是賓客禮。又是奉著欵差，人都奉承他。他在出京時，已與清客陪堂，造一本古玩書畫冊在前，他就出下一紙告示道：欵差錦衣衛王為公務事。照得本衛奉旨彩買書畫玩器，上供御覽。凡縉紳士民等，如有存蓄，許得送官，以憑平價回易。如有隱匿，以抗違詔旨問罪。首發者官給賞銀五十兩。特示。這個風一倡，宋徽宗時進花石綱，人家一花一石，以為不祥。如今人家一幅破畫兒，呆字、舊銅爐、破磁瓶，都道是戴嵩牛、韓乾馬、吳道子人物、小李將軍山水、漢鼎周彝、哥窯瓶碗，借此嚇詐。先時有幾個怕事的，拿幾件來交易，裡邊也償他半價。內中去了官的頭除，人役使用，已十不得三。以此人不甚來。他卻坐名，某人某樣畫，某家某人字，某家某器。把自己主翁名下，填上幾種。前日去求他說分上下說的大戶，不管他有沒，名下注一二種，叫他親送至監領價。先通行蘇、松、常、鎮、杭、嘉、湖七府。

不啻摸金校尉，何殊發丘中郎。括盡前朝翰墨，搜窮歷代彝章。

凡一應來見王千戶，有那回沒有的，拿贗造的來，難逃王千戶眼睛。先將來打上一套，然後來撈，叫他彼此攀引追捉。追到真的，他還不肯作真，還要短他價。自己家主家中，原沒多幾件，拿幾件出官，其餘回沒有。這來回話人，正曾與王臣同服事的，覺得這乾戶有些面善，偷看了幾眼。他將來打了三十，說他抗違，將這人墩在衙門裡，又拿他親身。其餘不收留他的，都要追他玩物，捉他本身。此時漸有人知他是王勤了。

新來不義侯，故是彭蒼頭。滅獲濫名器，應生簪組羞。

他主翁知道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尋他平日小廝中最厚厚的，叫他拿了二千兩銀子，回說前開玩物，委是沒有。計價千金，今倍價納官，求爺自行尋訪。這人曉得他轉面無情的，去見極其小心，再三叩頭求他。他想到，千金古玩，我不消一二百金買。如今他一千送了二千，一翻騰豈不到五七倍？把兩邊一看，從人都避開。他叫這人上去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這人道：「不敢。想不曾拜識天顏。」王千戶道：「你這樣忘舊。論他要置我於死，也該弄他個死，今日都是你情面。某娘娘還在麼？」道：「在。」千戶道：「我出京沒個家眷，待要你作媒。紫荊姐好麼？一同同伴更妙。」這人道：「小人去說，只說爺原籍家眷送來。」千戶道：「還有這幾家，我當日央你去求他，他不理我。我如今已去奈何他，你可去打合，我寬他，你也得些作謝媒。」

淫心圖麀聚，婪念是狼貪。毒箴幾難撲，炎炎江以南。

此人去說，主翁甚是不憤。此人道：「某娘娘，阿爹久已不近他，不若與他去，不然恐還有禍。」主翁只得應允，並紫荊都作他家眷，送入公署。

相逢歎梗萍，孤旅燭光熒。一似平陽主，今來嫁衛青。

這幾家，此人打合，少的也送千金。王千戶笑道：「韓信吃頓飯，贈千金。他不留我一頓飯，叫他費千金。足相當，出我氣了。」自此例破，沒有的納價。憑他要三百五百一千，詐完才歇。自鄉宦下至窮鄉僻邑，三五百金家事，也要蒿惱他一番。若央分上，越打得緊。有司無可奈何，自常至蘇，蘇州朋友見他穿紅進城，把《千家詩》改兩句嘲他道：

指揮飛作白蝴蝶，千戶染成紅杜鵑。

又謔一個笑話，用著兩句《浣紗》曲子道：

胥門有神人，頭大如車輪。一個呆鼻子，抬他用四人。

滿街這樣傳笑。王千戶惱了，道：「我知道蘇州朋友極輕薄。前日在王家，這乾人將我玩弄，又不救我。我正不能忘情，他倒老虎頭上來揉癢。」心生一計，說收到古書，恐有差錯，取各學生員查對，仍要他抄謄副本。先是一班到他公署裡抄謄，早進晚

出，饑得腰癰肚軟。那帶來京班，還嚷亂道：「字寫得不好。」不肯收他的書，要詐錢。這些來受氣的秀才，出來一傳，外邊反亂了破靴陣了。墨兜整烏雲一片，藍戰袍翠靄千層。皂靴脫脫壯軍聲，腰際絲絛束緊。盡道百年養士，何嘗受役闖人。卷拳攘臂竟先登，排個簸箕大陣。先在學間聚齊，隨見吳長兩縣縣官，你一聲，我一句叫。縣官不知向那一個回答，只說：「原沒這事，你們還到上邊講。」又到府間，府官道：「秀才原是奉朝廷作養的，豈有取去抄書之理！你們去對他講，要到道前，並見撫按。」只見遠遠道子來，是王千戶拜客。這些秀才便也破口道：「你這奴才！在王家掇茶掇水，服事我們相公的。今日暴得人身做，怎敢來惹我們相公！」奪板子，扯轎扛，亂打將來。穢言惡語，也聽不得。瓦片石塊，夾頭臉打來。王千戶見不是條，叫：「快走！快走！走得快，有重賞。」後邊一個轎夫，去奪轎扛，被秀才拿住打。只得三個，牛頭扛扛了。飛趕到得衙門，叫「快關門，快關門！」等不得到堂落轎，頭門邊便已跳下轎，往裡一跑。已是：

烏紗雙翅折，繡服滿污泥。帶落花銀片，真如落水雞。

這乾秀才已趕到，將他大門打得梯樣，頭行牌打得粉碎，口中只要拿出去打。那看的人，又來助興。秀才喊一聲，他喊四五聲不絕。秀才已住，他還打個不休。弄得王臣：臉中五色渾無定，身上三魂莫可尋。無可奈何，與後司計議道：「秀才原是破靴陣，不好惹的。如今只除免他抄對，散他去罷。」兩下計議，寫上一面白牌，寫的心驚，寫得差，措去又寫。那王千戶戰兢兢標朱，那點不知點在那廂，日子全不成字。道：本衛上供書籍，俱已倩人，諸生姑免。叫人拿去門上掛，那個敢去。捱不過，一個大膽的拿了，從打碎門洞中塞出。一個秀才，扯住正讀。一個在側邊嚷：「好大膽奴才！我們要你免？只是打！」一聲喊，在隔牆石頭瓦片，如雨打進。近牆的屋上瓦，沒一塊完全。王千戶道：「怎處？不如走罷。」卻捨不得這些詐來銀子。眾人道：「免字不好，換個字哄他散罷。」商量一會，改作：本衛上供書籍，自行倩人抄謄，諸生各回肄業。寫了，弄得出去。眾秀才道：「諸生也不是你叫的。」仍舊嚷亂。王千戶道：「諸生二字不好。終不然，稱列位相公。」後司道：「沒這行移體。」一個道：「只著人口傳。道以後抄書，不敢相勞，列位相公請回。口說無憑，不害體面。」一個道：「只說，他也不肯准信。」王千戶道：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」自己換了衣帽，連婢妾也叫穿了男衣，打通後牆逃命。卻是後司道：「不可。我們走得多遠，被他趕上拿住，打做稀爛。只除把欵給銀兩搬來，擺在堂上。大開儀門，他若進來，就把搶劫賴他。秀才曉得道理利害，必不敢來，可以退他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！」不問欵給詐贓，忙忙的將來擺了。自己躲在深處，叫人將大門門拔去，飛也似跑進。這眾秀才正鬧嚷時，忽見衙門划然大開。眾人恰待趕進，早見堂上兩道，並月台上，一片雪白排滿，都是木屐樣大元寶。一似：

梅開庚嶺玉，風捲浙江潮。

那秀才果然道：「列位不可告次！這廝待把錢糧涂賴我們了。我們莫進去，只圍著守著，絕他水菜。」少不得有司出來調停。果是長吳二縣，心中也怪王千戶，要人嘍哨。他卻也道：「歹不中是個差官，帶有欵給銀兩，也是地方干係。」一面申報上司，一面自來撫慰。眾人圍住，嚷嚷亂亂。又得撫院守巡，俱有硬牌，差學官解散，且禁百姓乘機生事。眾秀才假手脫，打起退船鼓散訖。這乾趕與百姓，也都走回。這番王千戶才有了性命。

似脫昆陽困，如逃垓下圍。

在裡面與後司做本，道是鄉紳大戶買囑劣衿，阻撓採辦，凌毆差官，有司不行禁止，正待發本。不期王撫向知他在地方騷擾害民，已行有司訪他惡款，待要具疏。又遇此事，就與學院會稿，一齊上本。學院還只為學政，奏他荼毒生員，逼詐凌辱，失朝廷養士之體。王撫便將他非刑逼拷，打死平民，納賄詐財，動經千百，江南根本重地，財賦所出，豈容動搖。一面發本，一面借防護為名，差兵圍了他衙字。又牌行府縣，撥夫巡守。王千戶與這乾隨來光棍，原怕秀才毆打，不敢出門。這一圍守，要藏匿搬移贓物，搬不得。要上本勾乾，也做不得。卻又似個：

籠鳥難張翼，囚猿浪舉身。

只是兩院上本，行學查個為首生員。卻把個新進並不曾出來的秀才，叫做陸完，是因他進學不完束脩，竟將來報入在本裡。卻不：李代桃僵，張帽落戴。初次本不下。二次留中。第三個本，王撫說得異樣激切。江南縉紳，為地方，也向閣中講說。聖上憫念三吳，竟差官拿解來京。此時王千戶見王撫兩本弄他不倒，仍要放那毒手，不料官旗已到，束手就縛。本上有名黨與，撫按竟自拿問。許到傾成元寶五千錠，盡盤在官。王撫並將彩到書玩，一並解京，這便是真贓實犯。王千戶枉費了許多心，用了許多力，不得分釐隨身入己。

餓是鄧通命，空開蜀道山。

到京，下鎮撫打問。沒錢用，夾打都是重的。沒錢用，沒關節，這惡跡部不能隱下。衛中上本，參送法司。刑部依律，擬他打死平民，激變地方，定了個斬罪。倒是聖上英明，既批了個著即會官處決，還傳首江南。這王臣：

三度江南路，居然兩載人。頭飛千里去，堪笑是王臣。

其隨從白棍，充軍問徒不等。倚勢詐錢，威闊能得幾時。若是這王臣安分知足，得頂紗帽，雖不為縉紳所齒，還可在京鬼混過日，就是作人奴隸，貧賤終身，卻沒個殺身之禍。總是小器易盈，貪得無厭，有此橫事。單只為朝廷撰得二十餘萬銀子，單成就得個聖上仁明、納諫如流，王巡撫愛民忠鯁。主聖容臣直，奸為賢者資。還有那陸秀才，邀聖上寬恩，置之不問，已是個僥倖了。到後來中了舉，中進士。京中聞他是前日打王千戶，是個有膽氣有手段的，卻銓選了個北道御史，後來直做到吏部尚書。其實陸秀才原也沒甚力量，那無妄之福，翻得從無妄之禍衛面。在王臣還替世間做個走空詐錢的鑒戒，足發一笑而已。